# 让更多“三公消费”接受公众挑剔

**公共财政的使用,最终不可能绕过公众挑剔的眼光。现在相关部门应该把公众的诟病看成鞭策与激励,而不应该简单地视为压力与负担。**

## >>头条评论

□特约评论员 单士兵

随着国家文物局、中科院、教育部等一些中央部门开始公布三公消费情况,公众也从中挑出一些问题。比如,国家文物局今年接待费的财政预算比去年实际支付高了100余万元,两倍多的增幅令人很难接受;中科院“三公预算”今年预算高达两亿多,公众质疑其接待费过高,去年仅公车消费就超过七千万元。(7月10日《京华时报》)

本来,按照国务院画出的时间表,中央部门在6月就应公开“三公消费”情况。时间已经过去十来天,现在大多数中央部门仍处于“爽约”状态,令人遗憾。国家文物局、中科院、教育部等少数部门率先披露三公消费,对其勇气,应给予赞赏与鼓励。这些部门给人的感觉,多少有点“清水衙门”的意味,不过呈现出来的问题,却也并不清澈。这样一来,公众自然更加希望看到中央部门都能站出来,展示其“三公消费”真实情况。

公众仔细打量“三公消费”的账本,发出一些质疑声音,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作为纳税人,谁都希望自己“充公”的钱能用在刀刃上,来实现更多公共利益。公众对“三公消费”保持强烈挑剔的眼光,本身就是公共意识的觉醒。从已经公布的中央部门情况来看,一方面,这些部门摆出的相关信息,本身并不全面细致,多属于选择性公开,不利于公众全面监督;另一方面,即便是在选择性公开的情况下,“三公消费”也仍然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相关理由很牵强,很难证明其经费使用的正当性。

比如,国家文物局公务接待费今年暴涨两倍多,理由就是拿预算与执行来说事。他们强调去年7个外国来华文化交流活动未能举行,所以才没有花掉更多的接待费。这个解释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但只要有点财务常识的人都明白,财务预算本身就是极其严肃的事。堂堂中央部门连请客吃饭的钱都预算不好,这本身足够让人当笑话看了。

至于中科院解释超过七千万元公车消费,就更莫名其妙。一句用于“科学考察、科研活动”的宽泛说词,让公众又如何监督?谁能证明其中就没有借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公费旅游呢?“三公消费”令公众非常焦虑,说到底,就是担心其中存在太多“以公肥私”的腐败。只有将相关费用的使用标准与具体执行情况全面公开透明,才能真正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不必讳言,公众的挑剔眼光与持续诟病,会对中央部门形成一定的压力。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仍然还有那么多部门继续“爽约”的原因。其实,“三公消费”背后可能“水很深”,这并不仅仅是公众猜测,而是被无数事实证明过的事。现在一些中央部门迟迟不愿公布“三公消费”,对中央与国务院相关要求置若罔闻,本身已是错误。如果还幻想可以使用“拖”字诀最后不了了之,或者花费心思对“三公消费”进行更多的技术处理,甚至在公布的结果中注入“水分”,那样的话,到最后不但躲不开公众挑剔的眼光,反而会掉进公信力沦陷的更深的泥潭。

无论如何,现在一些中央部门公开“三公消费”情况,已经是一种开始。接下来,公开“三公消费”将走向何处,仍有太多悬疑。公共财政的使用,最终不可能绕过公众挑剔的眼光。现在相关部门应该把公众的诟病看成鞭策与激励,而不应该简单地视为压力与负担。当然,对于那些仍然还死死抱住账本不愿以真面目示众的中央部门,人大也有必要通过行使质询权来倒逼其迅速进行信息公开。这些部门自己也应该明白,越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到最后越要经受公众更加挑剔的目光。

## >>世风眉批

### 同学聚会

一日,数位同学久别重聚,落座后依次自我介绍近况。主客:“市委办秘书科科长,正科级”;二客:“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正科级”;三客;“副镇长,副科级”……最后轮到一大型企业工程师不好意思地说:“大家都是科级,我也相当科技(级)吧”。众人皆笑,似在掩饰尴尬。

(孙德杨)

### 陈规陋习

在我居住的这个小城里,时常能遇到发丧的队伍。男男女女百余人,都是头戴一顶白帽,身披一块白布,队伍最前面,白幡招展,火炮引路。火炮后面是喇叭乐鼓,又吹又打,响个不停。头一天,这队伍要到一个宽敞的十字路口去烧纸,斑马线上留下片片青灰。第二天,要去城外的土地庙去“请魂”,一路上哭哭啼啼。第三天还要到一条宽阔的马路上去磕头作揖。

以前常感慨人心不古,现在觉得太多的复古,反而更不好。物质生活富足了,精神文明没有提高,迷信的排场却是越做越大了。

(渠开选)

■本栏目投稿信箱:
shifengmeipi@hotmail.com

## 公共专栏

# 贷款偏爱公务员,政策需要“平衡点”

□晏 扬

随着央行今年第六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至21.5%的高位,各大银行资金不断紧缩,部分银行开始放弃收益率较低的个人房贷业务。即使仍可办理,条件也日渐苛刻,单身人士、外地人士遭遇差别待遇,有的银行甚至规定,具有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身份的人才可办理房贷。(7月1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

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中,“部分银行个人房贷仅向公职人员开放”这样的新闻标题足够吸引眼球,也足以让许多人怒火中烧乃至破口大骂。其实冷静分析,银行作为“理性经济人”,在货币政策收紧,贷款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他们自然会惜贷、选择性放贷,选择收益较高的贷款项目而减少个人房贷业务,选择信誉较好、还款能力较强的房贷者,以降低银行自身风险。所以,个别银行的房贷业务仅向公职人员开放,这与单身人士、外地人士遭遇差别性房贷待遇一脉相承,都是银行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并没有多少可指责之处。

从另一个角度看,各银行纷纷缩紧个人房贷业务,说明他们对房地产业的未来走势并不乐观,所以附加在房贷上的条例越来越严苛。在某种意义上,这与中央的楼市调控政策是相吻合的,客观上抑制了过于旺盛的市场需求;这也与中央从紧的货币政策相吻合,众所周知,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不仅在于抑制通胀,而且在于给过热的楼市降温。

当然,兴一利必生一弊,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各有优势、各有利弊,选择紧缩的货币政策之于减少流动性、抑制通胀是有利的,同时也必然带来各种弊端,就眼下而言,中小企业贷款难以及民间借贷对金融秩序的冲击,这两个弊端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随着货币政策进一步紧缩,与各银行纷纷缩紧个人房贷业务相类似,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也越来越困难。据央视《经济信息联播》报道,在珠三角地区,3000家玩具企业被银行“断贷”,即使是面向大型国企的贷款,一些银行也悄悄提高了贷款利率。对于刚刚熬过金融危机的中小企业而言,他们急于扩大生产,却遭遇资金不足、无处借贷的困境,生存艰难。不断有消息称长三角、珠三角出现中小企业倒闭潮,尽管有关方面一再否认,但所谓“无风不起浪”,资金不足成为众多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这应该是一个基本事实。

对于怎样为中小企业解困,人们存在着意见分歧。有人认为,央行应在适当加息以抑制通胀的同时,适当降低准备金率以改善中小企业的信贷环境;但也有人认为,货币政策立场不应该也不会改变,解决中小企业的问题完全可以采取别的办法,比如,针对中小企业的特别税收减免、将非正规私人融资公司合法化等。双方说的各有道理,但是,如果既不调整货币政策又不采取别的办法,显然是不行的。

在巨大的通胀压力下,从紧的货币政策也许是必然选择,但是,如何在紧缩与宽松之间寻找一个“适度”平衡点,如何消除紧缩货币政策带来的诸多风险,这是对决策者智慧的一大考验。

## >>众论

### “达芬奇密码”为何多年未破

达芬奇销售人员自称他们销售的家具是100%意大利生产的“国际超级品牌”,而据记者调查,达芬奇公司销售的这些天价家具有相当一部分根本就不是意大利生产的,所用的原料也不是达芬奇公司宣称的名贵实木,经检测为不合格产品。(7月10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

不可否认,这些经销“假洋鬼子”的骗术很高,例如,达芬奇家具从深圳口岸出港,运往意大利,再从意大利运回上海,从上海报关进港回到国内,这些家具就有了全套的进口手续,把国产货包装为100%“进口货”了。但如果质检、工商、海关等部门在每一个环节严把关口,试问,这些“假洋鬼子”的面具还能多年戴着摘不下来吗?

显然,不能再让“假洋鬼子”继续欺骗消费者了。对已经发现的达芬奇家具等“假洋鬼子”进行严厉的处罚,不仅鼓励消费者去索赔,还要开出巨额经济罚单,更要把骗子纳入刑罚,这样才能提高违法成本以“杀一儆百”。 (张海英)

### 让旅客“被高铁”无异于趁火打劫

京沪高铁开通后,京沪间原有的5对卧铺动车组被取消。“夕发朝至”特快列车仅剩下T109/110一棵“独苗”。7月9日,铁道部门开始实行限售措施:上海至北京T110次列车实行车票张数限售,每次限售5张车票。(7月10日《新闻晨报》)

京沪间开通高铁,这当然是好事一桩。但若取消原有的5对卧铺动车组,导致“夕发朝至”的特快列车“一票难求”,这是在强推“饥饿疗法”,与趁火打劫无异。在“饥饿疗法”的作用下,不少旅客“被高铁”,成了“高铁”的受害者,这种做法显然很不厚道。

物价在不断上涨,工资却增长缓慢,这是原有的卧铺动车组仍有市场的根源。既然如此,京沪间原有的5对卧铺动车组就不能取消,让有经济实力的乘客坐高铁,无经济实力的乘客继续坐卧铺动车组,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张永琪)

■本版投稿信箱:zhangjinling@qlwb.com.cn